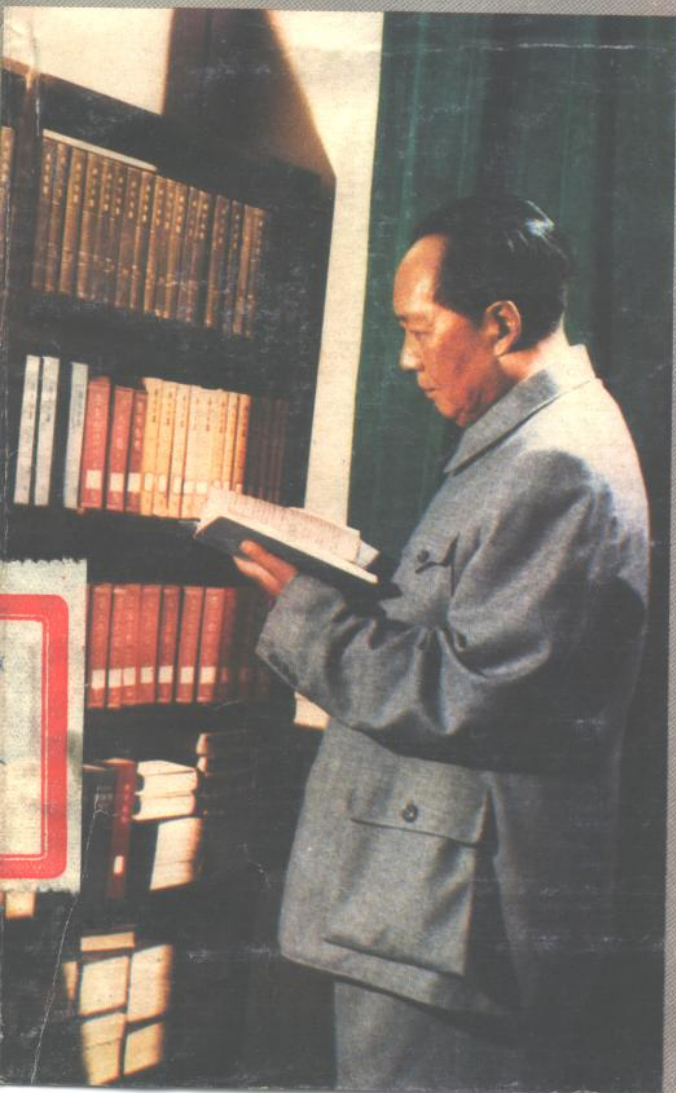


工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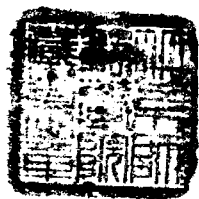
张贻玖 著



毛主席的书房

毛主席的书房

张贻玖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5723

1125723

0025/17

目 录

读书，他终生的爱好·····	(1)
“闯进菜园里的牛”·····	(8)
《共产党宣言》的启示·····	(14)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准备·····	(23)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象学游泳·····	(30)
最爱读的一部史书——二十四史·····	(37)
“古为今用”几例·····	(45)
对史学家的循循善诱·····	(50)
中国古典小说不是“闲书”·····	(56)
“胸中装着整个世界，始终没有忘记诗”·····	(63)
他和鲁迅的心息息相通·····	(70)
向专家求教自然科学知识·····	(78)
为斗争需要而学外语·····	(85)
飞龙走蛇书心画·····	(89)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94)
读书的时间靠“挤”·····	(101)
他的读书习惯·····	(105)
他把着我们的手教识字·····	(109)
诲人不倦·····	(115)
愿毛主席的书房流芳千古·····	(122)

读书，他终生的爱好

毛泽东同志的故居丰泽园是中南海里的一处古建筑，它面临碧波粼粼的南海，围一道蜿蜒的红墙。颐年堂是其中主体建筑，六十年代以前，毛主席常常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在这里商讨党和国家的大事。西边的静谷是一处构思奇巧、花树繁茂的中国园林，毛主席工作、读书疲劳之后，常在这里散步、休息。东边的菊香书屋是一座古朴的青瓦飞檐的四合院，院内古柏葱茏，老槐蔽荫，环境非常幽静。毛主席生前就是在这里工作、读书和生活的。

如果你参观过故居，也许你会为毛主席生活起居的俭朴感到惊异——睡的是木板床，枕席上打着补丁，衣服的领口、袖头有着破绽，拖鞋磨烂了后跟，……他的最大“财富”是书。故居的每个房间几乎都被书占满了。

进入菊香书屋的第一个房间是毛主席的存书处。这里并行排列着三十六个大书橱，装满了经、史、子、集之类的线装古籍，中外的哲、经、史、文学、艺术、科技各类图书及报刊等。西厢房的东窗下放着一张宽大的单人沙发和一个小茶几，沿着南、北、西三面墙和房中间也都是紧挨着的玻璃书橱，毛主席生前常在这里翻阅资料，读书阅览。北房是起居室和卧室，靠西的一大间同样摆满了玻璃书橱。中

间的起居室，除了一张饭桌外，靠西靠北的两面墙放着五个大书架，摆着马、恩、列、斯全集、选集和单行本，以及线装的二十四史和其他各种书籍。排成半圆形的四个单人沙发前面有张小圆桌，上面放着《徐悲鸿的彩墨画》、《宋高宗赵构草书洛神赋》及一些杂志。东边的一间是卧室，靠东墙并立着两个大的玻璃书橱，装满了《鲁迅全集》，中国古典诗、词、曲的选本，梁启超的《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及其他方面的学术著作。两张方桌上摊放着一些调查报告、文件、各种报纸、及英汉字典、地图等工具书。就连毛主席睡觉的床上也被书占去了一半，这是他为了睡前能够一翻身就拿到想读的书，在长期内养成的习惯。

从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直到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寒来暑往二十七年，他老人家就是在这座书房里处理党和国家大事，审批修改重大决议、文件，从事理论研究，挥毫赋诗，与中外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学者谈今论古。同时，在工余、饭后、睡前，还孜孜不倦地伏案披览，临风把卷，秉灯夜读。虽进入古稀之年，未尝稍懈。这一时期他读的书又多、又广、又深，胜过某些青壮年和专业学者。马、恩、列、斯著作——全集、选集、单行本、专题文集，他都反复阅读；还广泛涉猎中外历史、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文学史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杂志、书籍；关注着学术界各种有争议的文章。并写下大量批注。尤其使人敬佩的，是他在这一时期重新开始攻读外文。毛主席每次离京外出开会、调查研究、甚至生病休养时，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亲自开列书目，带上几大箱子书。他在旅途中读书，到达目的地后向当地借书读，休养时在山顶、海滩沐浴着阳光、倾听

着海涛、松涛读书。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的二十多天里，从北京带去的书不算，光从成都借阅的书，归还时就装满了整整一吉普车。古人常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的博学，毛主席一生读书要用多少“车”来衡量呢？

毛主席晚年体弱多病，眼睛患有老年性白内障，给读书带来一定困难；但他读书的习惯不改，读书的锐气不挫，读书的毅力不减当年。书房里有一副奇特的单腿眼镜，这是毛主席生病时，在床上左右侧卧时读书戴的。当眼疾发展到戴着眼镜也看不清字迹时，他就请人读书给他听，每听到书中精采之处，总是赞不绝口或发出爽朗的笑声。有一次，他生病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多，医生禁止他读书。他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叫我整天只是吃饭、睡觉，这多么难受啊！”为不能读书流露出了真诚的痛苦。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双手不能自由活动，还常请身边工作的同志帮他拿着书，吃力地读上几段以为快慰。日本的三木首相访华前夕，他老人家已经病重得不能清楚地说话了，但仍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要读有关三木的材料。他用颤抖的手伸出三个指头，人们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十分艰难地在纸上画了一个圈圈，中间点了一点，表示日本的“日”字，人们还是不懂；他又用手指敲了三下木质的床板，人们才理解过来，问是不是要读三木的材料，他高兴地点了点头。为他治病的一位医生说：

“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十几个小时，有时竟达二十几个小时，就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他那全神贯注的神态，仿佛不是同病魔周旋，而是沉思着怎样指挥一场重大的斗争

……”（姜泗长：《战斗不息》）。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毛主席逝世后，当年书房里照映他读书的灯光熄灭了，那张他常年伏案攻读的书桌空闲了，那些他经常用来圈点批注的笔墨干涸了。可是每当我们在书房里看到他老人家留下的那一橱橱，一架架，一摞摞夹着纸条，折着书角，画着标记，写着批注的书时，他老人家勤奋读书的形象，仿佛又涌现在我们眼前。

……

书，伴随着毛主席度过战斗的一生。

一九二一年建党前后，毛主席风华正茂，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为寻求和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他送走一批批有为的青年赴法、赴苏勤工俭学，探索革命经验。他主编《湘江评论》，写下一篇篇热情洋溢传播革命思潮的文稿。他创建文化书社，传播马列主义和推动新文化运动。他作为湖南代表之一，参加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积极开展建团、建党活动。同时，他热情地搜集、阅读已译成中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介绍苏联革命的报刊、读物。当年和他同事的人都还记得，他的工作繁重，生活清苦。在北京，他和八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同睡一铺大炕，共用“大被同眠”；在上海他靠给人洗衣服赚取维持最低生活的费用；在长沙那间简陋的宿舍里，只有一顶老夏布蚊帐，一张旧席子，以书代枕。他和朋友们相处，也多是交谈学习心得，共同探讨、研究在湖南、在中国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切实有效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创建

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环境险恶，交通闭塞，毛主席能够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但对“缺书少报”的日子却感到焦愁难耐。一九二九年，他一方面给中央写信，振笔疾书：

“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请购书一批”（《毛泽东书信选集·致中共中央》）；给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同志写信：

“我知识饥渴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毛泽东书信选集·致李立三》）。另一方面积极想办法“虎口抢书”、“向土豪借书”解决“书报荒”。他规定了一个制度，红军每打下一个城镇，一定要把所有的报刊、书籍尽可能片纸不留地带回来。他告诫红军战士：土豪坏，土豪家的藏书却是好东西。即使是坏书，也可供我们参考，不能糟塌。由他带头，每打下一个城镇后，总是先去敌人的县（镇）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邮局，设法搞报纸杂志。往往空着双手出去，转一圈回来，每人都背回一大捆书报。晚上，他用红笔画出记号，大家便照着剪下来保存好。一次，在瑞金城搞到一批《民国日报》和《中央日报》，他兴奋地连声称赞：“收获不少，收获不少”。一九三一年反围剿攻打福建漳州时得到一本《反杜林论》中译本，他对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经常翻阅，十分珍爱，从井冈山转战频繁的日日夜夜，到历尽千山万水的长征途中，始终把它带在身边。井冈山区的步云山上，有块大青石，那就是他当年读书的好地方。闽西苏家坡附近有个圳背岩洞，洞外藤萝覆盖，怪石嶙峋，非常隐蔽，毛主席亲自用柴刀开辟了一条通向洞口的小路，在洞内两块大石头上搭块粗木板作桌子，在准备古田会议时，他常在这里读书、写作、思考。在艰苦的行军中，毛主席常常要精简一些东西，就是舍不得扔掉

书，他的马褡里装满书，警卫员帮他挑着书箱子……。

一九三七年以后，延安的生活环境相对来说转为稳定，有了比井冈山、长征远为有利的读书条件，毛主席此时更是嗜书如命。他托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托老朋友到处买书；和董必武、谢觉哉等同志互通有无交换书看；赞助彭德怀、刘晓、李富春等同志成立流动图书馆；倡议成立新哲学会，讨论、学习哲学问题；组织力量“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毛泽东书信选集·致何凯丰》）等等。这一时期，他不仅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历史、文学书籍，还大量阅读蒋管区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国际动态方面的报刊；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几年没有拆洗的破棉袄、打着补丁的裤子，过的是和边区群众同样艰苦的生活，但却在延安窑洞的灯火下，为中国革命通宵达旦地工作、读书、写作。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党中央作战略的转移，由于行军中运输工具不足，毛主席把重要的书籍化整为零，分散给随行人员、战士携带。警卫员的挎包里装着他常用的工具书：《辞海》和《辞源》，每到驻地就摆在他身边。他经常在战斗的间隙争分夺秒地读书，从而潜移默化地带动起周围的同志，互相交换阅读所携带的书籍，无形中成为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边行军、边读书，浓厚的学习气氛使大家忘记行军作战的艰苦，都学了不少东西。在一次行军中，天气很热，连着翻过五座山头，找不到一点水喝，大家都很疲惫，当走到有几株小树的地方休息时，一阵微风吹来，毛主席触景情生，高声吟诵起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山路风来草木香”的诗句，立即把大家带进诗情画意之中，使大家振作激

奋起来。这批留有毛主席手迹，映照过延安的灯火，经受过战争洗礼的书籍，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到北京中南海。有一次毛主席在书房里翻阅这些书时，感慨地说：“这部分书能够保存到今天，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他老人家对革命同志情深似海，对书也是情深似海哟！

毛主席常说：“读书是我一生的爱好。”确实，他一生和书结下不解之缘，读书是他终生的爱好，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闯进菜园里的牛”

书房里有一本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批注的书，它和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一张还书便条、一本学习笔记，都是从本世纪初保存至今的三件珍贵文物。这象是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毛主席青少年时期读书的缩影。

还书的便条用挺秀流畅的毛笔字写着：“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注：原文无标点）。书是从湘乡棠佳阁借的，毛主席当时大约十四五岁。毛主席家在湘潭韶山冲，距湘乡棠佳阁往返要走二三十里崎岖的山路，他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借书？而且一次借书十一本之多？原来毛主席八岁开始读私塾，十三岁便辍学帮父亲务农。他天资聪敏，热爱读书，特别爱读被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在读遍了韶山冲所能找到的书之后，为解决无书读的苦闷，他才到外婆所在地湘乡棠佳阁，开辟了另一条借书的途径。他从棠佳阁借阅的书很多，除还书条上的两种外，还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一些时事政治小册子。他不顾繁重农活带来的疲劳，不顾保守的父亲叨唠和阻挠，在荧荧如豆的青油灯下，在青山叠翠的放牛途中，如饥似渴地从书中汲取知识的乳汁。

毛主席在家乡的这段时间，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夕，濒临崩溃的清王朝卖国求荣，列强对华侵略步步加紧，农村更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目睹贫苦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又从书中扩大了社会视野，“开始有了政治意识。”（斯诺：《西行漫记》）古典小说中的造反故事和英雄人物在他年轻的心灵里播下了叛逆的种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其他呼吁反满抗暴、救亡图存的政治小册子，使他明确地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他强烈要求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求知识。在亲友的协助下，经过他的坚持、说服和斗争，十八岁那年，父亲终于同意他到长沙去继续求学。临行前，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诗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年青的毛主席就是抱着这样的志向、决心，离开了生他育他的故乡和亲人，独自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讲堂录”是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留下的一本学习笔记。毛主席在长沙，先后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和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报考过实业、政法、商业等专门学校。当时学校的教学方式都很刻板生硬，教学内容也多是陈腐封建的东西，它不能满足毛主席渴求知识的愿望，因而他决定走自学自修的道路，到湖南省立图书馆的书山书海里去攀登、游泳。湖南省立图书馆在长沙汉代遗迹定王台，一九一二年刚刚建立，有丰富的藏书。图书馆的楼上是藏书室，楼下是阅览室，周围树木葱茏，鸟语花香，环境很幽静，人并不多，是个难得的读书好地方。毛主席每天第一个进馆，最

后一个出馆，中午休馆时吃几块米糕充饥。他以坚强的毅力和恒心按着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名著；读了世界地理和历史；读了希腊、罗马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果说，在韶山冲，毛主席是通过读书，立足于穷乡僻壤而放眼看到全中国；那么，在长沙，他是通过读书，立足于闭关自守的古老中国而放眼看到了全世界。后来，他每回忆起这段难忘的日子总是说：“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冻，贪婪地读，猛烈地读。正象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初次尝到了吃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周世钊：《毛主席年青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这段自学生活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学习惯，是他长沙读书期间重要的一页。自学由于家庭不予经济接济而被迫停止。他又考上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那本学习笔记就是在这时写下的。

这本“讲堂录”共四十七页（九十四面），一万多字。内容有一丝不苟手抄下来的《离骚》、《九歌》，可见早在读书时期毛主席就非常热爱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修身”和“国文”的笔记，它涉及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等，范围很广。还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也有几处记载自然科学知识；对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在笔记和评论中，他强调为人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含此理想。”他推崇北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明末清初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十七世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王船山等之为人。他主张“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他提倡奋斗精神，说：“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这些笔记反映了毛主席这一时期思想倾向之一斑。这类读书笔记、摘录等，毛主席写下很多，曾经装满了一大网篮。马日事变时，在白色恐怖下，家里人不敢保存，尽都付之一炬，这本“讲堂录”是劫后余烬中抢救出来的唯一一本。

《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译，一九一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批注的一本书。在这本约有十万字的书里，毛主席逐句都用毛笔加了圈点，画满了单线、双线、三角、叉等等标记，并用工整的，有的象五号铅字大小的蝇头小楷，在书的天头、地角、行间写下约一万二千多字的批注。批注最多的是第四章“善与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五千九百余字；第六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约一千五百余字；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主义之见解”，约一千一百余字。批注的内容，有的是赞成作者的观点，批着：“此语甚精”，“甚切”、“诚然”，等等；有的是对作者观点表示异议，批着：“殊未必然”，“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论”，等等；有的是归纳作者的论证方法；绝大部分是结合历史和现实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伸。青年时期的毛主席读书用力之勤，善于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境界，跃然笔端。有人看过这些批注后，曾赞叹道：这真是读书史上的“珍闻”！

这本紫红色漆皮封面已经有些磨损保存还比较完好的书，是毛主席的一位同学借去三十多年后，于五十年代归还他的，如今还珍藏在毛主席的书房里。

“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仅仅是毛主席在一师读书时的一个侧面。他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斯诺：《西行漫记》）

一师是毛主席比较满意的一所学校。这里有一批思想开明的教师。如杨怀中（曾留学日本、英国十年，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热心教育事业，关心培养青年）、徐特立（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旅法勤工俭学生，马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加入共产党，曾任我党中央委员）、方维夏（曾留学日本，以民主精神治校，一九二五年参加共产党，后被国民党杀害）等都对毛主席的思想作风产生过影响。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如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瓚、张昆弟、李维汉、郭亮、夏曦等，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骨干，有的已为革命英勇牺牲。学校的图书馆藏书也很丰富。毛主席在教师的引导下，和同学切磋琢磨，学习非常勤奋刻苦。除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之外，他仍旧坚持自修。他在学校图书馆里，大量借阅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兴趣广泛，热情很高地认真钻研。他关心时事政治，图书馆里订有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一二十种流行的报刊，他是最积极的读者，并且认真地作读报摘记，积累资料，在和同学们分析讨论时事

时，经常发表中肯精辟的见解，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除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外，他还节衣缩食自己购买书报读。尽管自己穿着褪了色、缝补过的旧衣衫，盖着棉絮又黑又硬的土布被，在校五年共化了一百六十元钱，他还是用三分之一的钱订阅报刊，其余的也大都买了书。对他喜爱而又买不起的书，他就向别人借来自己动手抄写。杨怀中翻译的《西洋伦理学》一书，他曾一字不漏地抄了几大本。他读书精力过人：每天，晨光熹微，同学们还在梦乡时，他已经起床朗读古文、诗词；夜幕低沉，宿舍已经熄灯后，他还在路灯下读书学习。他关心社会，为工人办过夜校；暑假中徒步旅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调查农民生活、农村风俗民情；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等等。他在各方面表现出的才华，赢得同学们的爱戴，送给他一个评价很高的绰号：“毛奇”。“毛奇”（Moltke 1800—1891）是德国名震当世的军事家，著有小说及军事政治书籍多种，文武双全。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青少年时期在人的一生中正象早晨和春天一样。毛主席在青少年时期勤奋读书，刻苦钻研，执着地追求真理，这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起着很大影响。

《共产党宣言》的启示

毛主席逝世之后，人们在他书房床边经常阅读的书中，发现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说，毛主席对《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论述，很多都能背诵。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宣告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战斗檄文。它鼓舞了千千万万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给他们以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也是毛主席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读物。一九二〇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我国出版，毛主席在当年春天第二次去北京时读到了它。一九三六年在延安，毛主席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这本书使他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艰苦历程。他说：“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斯诺：西行漫记》）毛主席最早读过的那本《共产党宣言》现今已杳不可查，书房里保存着他在不同时期读过的《共产党宣言》有：一九四三年延安解放社出版，博古译的版本；一九四九年解放社出版，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翻印的版本；一九六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